

明慧週刊

來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 在正法修煉中修成新宇宙正覺

《明慧網第二十一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稿件（六）》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www.minghui.org



明慧網舉辦的第二十一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七日開始，十九日結束。敬請各地同修們關注，比學比修，更精進，快提高，多救人。

•翻牆找到明慧網

自由門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門安卓 VPN：<https://j.mp/fgv88>

無界一點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無界瀏覽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網成立於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於收集、整理和發表關於法輪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維護和彌補迫害環境下中國大陸大法弟子的修煉環境。

目 录

◆明慧网第二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六）

帮助遭致命车祸的大姐夫走向修炼路	3
开办幼儿园 让家长孩子们都明真相	12
坚定正念助师正法多救人	18
在母亲家得法的阿姨们	26
站在修炼基点上 闯过病业魔难	31

是救度众生，这是旧势力企图利用父亲的病业对我们进行干扰，让我们忙于照顾病人，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让我们做不好三件事，没有时间去讲真相救人。我们不怕照顾老人，也会尽心尽力的伺候好父亲，因为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修心向善。但是我们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如果执著个人修炼的认识，无可奈何的默认这种病业安排，长期陷在伺候病人的魔难中，就会上了旧势力的圈套，就会无休止的陷在家庭魔难中。

我们求师父为我们做主，不承认旧势力利用父亲的病业对我们的干扰，让父亲的检查结果向好的方面转化。就在父亲的“郑重声明”在明慧网上发表出来的那天晚上，我在梦中清楚的看到，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模样的人，手拿一个仪器，扫过父亲的全身，这位医生说：“因为你父亲写了郑重声明，所以他的罪业已经消了。”

第二天，我们去医院拿父亲的化验单，医生说：“你父亲只是有点发炎症状，不用住院治疗，回家吃消炎药就行了。”和我父亲同时做检查的几个病人都被查出是癌症。我们知道，这是父亲在面临危难时及时醒悟，明白了大法真相，写了郑重声明，认同了法轮大法好，慈悲的师父就为我父亲化解了魔难。也是因为我和丈夫能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否定旧势力利用父亲的病业对我们的干扰，师父就为我们做主，不但帮弟子化解了这场家庭魔难，同时也使我父亲得到大法的救度。至今十年过去了，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弟子叩谢师父！

回首二十五年风风雨雨的修炼历程，弟子们时刻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才能磕磕绊绊的走到今天。弟子无比的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才能兑现誓约，不负师恩！▲

一幅漫长的古代画卷展现在眼前，一个穿古代衣服的七、八岁的小童子出现在画卷里，小童子从画卷的开始的一端，顺着这漫长的画卷，一步步的走向画卷的结尾。师父穿着古装，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画卷的结尾的一端，在等待他的小弟子走完修炼的历程。小童子终于走到了画卷的结尾，高兴的扑到师父怀里，师父弯腰慈爱的抱起小童子……我的梦也醒了。

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 否定父亲的病业干扰

一九九九年以前，父亲非常疼爱我。但迫害开始后，由于受邪党的谎言宣传和担心我的安危，父亲完全变了，变的暴躁易怒，经常无端的责骂我，一提法轮功就暴怒，几乎无法给他讲真相。

十年前，父亲身体突然不舒服，检查发现一项什么指标异常，需要做化验确认是发炎还是癌变。我和丈夫开车送父亲去省城医院检查，要先住院几天观察用药，然后等排号做检查。我和丈夫耐心的照顾父亲，每天开车送他往返医院。父亲看到我们这么辛苦的照顾他，可能也很受感动，再加上害怕自己得癌症，这时对我们给他讲的真相，他也能听进去了。

一次开车去医院的路上，我给父亲讲了大法真相，他也不生气了，笑着静静的听。我说：“你以前说了很多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对大法犯罪，造了业，才造成身体的病业，我们师父慈悲，知道你是因为受了邪党的蒙骗，只要你写一份郑重声明，声明你以前说的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全部作废，支持大法，认同法轮大法好，我们师父就会给你化解魔难，你的病也就好了。”出乎我的意料，父亲竟然欣然同意，在“郑重声明”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和丈夫都悟到：现在是正法修炼时期，我们的使命

帮助遭致命车祸的大姐夫走回修炼路

文：北京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今年五月初，我大姐夫遭遇了一场致命车祸。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救了我大姐夫的命，挽救了他们的家。我是一名男大法弟子，应大姐（同修）的请求，从六月初到现在，我一直在协助大姐做大姐夫的护理工作。我把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和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突遭致命车祸，大姐夫命悬一线

我大姐一家人在外省的省会城市生活和工作。大姐夫原是一家厅级研究所项目中心负责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退休后，大姐夫又被返聘到原单位和其它几个单位，担任技术顾问工作。

二零二四年五月上旬的一天早上，大姐夫开车去一家单位上班。在路上他的车与一辆公路清扫车相撞，造成致命车祸。撞击发生后，大姐夫的车冲出绿化带，越过护栏才停住。他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有人看到车祸发生，拨打了120。一个多小时后，救护车才赶到。历经一个多小时的大流血，大姐夫身上和四周都是大量的鲜血，车祸现场惨不忍睹。周围的人看到后不禁摇头叹息：“这人完了，没救了。”还有人痛心的说：“这人死的好惨啊！”

救护车把我大姐夫送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以下简称A医院）的急诊室。经过检查，大姐夫的主要伤势有：1. 重度颅脑损伤，且多发脑梗；2. 右眼球晶状体脱落；3. 左

手臂开放性肱骨骨折……大姐夫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命悬一线。

二、师父慈悲救度，我大姐夫转危为安

大姐很快得到了大姐夫遭车祸的消息，她立即赶到大姐夫所在的A医院。医生告诉她：“你丈夫的右眼保不住，左手也很难保住，人也有生命危险。”大姐非常冷静，没有害怕，心想：“既然这样了，我丈夫的生命安全只能靠师父了。”大姐走到大姐夫跟前，对着他的耳朵轻轻的说：“你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姐在心里默默的请求师父救自己的丈夫。

大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求把大姐夫转移到省会最好的一家医院（以下简称B医院）治疗。由于A医院与B医院距离较远，转运伤者需要较长的时间，A医院的医生顾虑重重，认为存在较大风险，不建议转院。在大姐的要求下，A医院医生最后同意转院。

很快，大姐夫就被顺利的送到B医院，随即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大姐夫一直昏迷不醒。大姐把大姐夫的车祸情况第一时间通知了相关亲属，亲戚们感到震惊和不安，纷纷从四面八方来到B医院探望。

亲戚们利用各自的人脉资源，联系相关的医学专家，寻求更好的医疗资源和治疗方案。医学专家指出，目前必须想方设法让患者尽快苏醒，昏迷时间越长，生命危险越大。一个月内苏醒，有得救的希望；三个月内苏醒，有可能成为植物人；六个月后不醒，就没有醒的希望了。关于大姐夫苏醒的时间，医学专家们根据大姐夫的受伤情况，做出了不同的预测，有的说要两个月时间，也有的说要三个月，还有说要更长时间的……

为了挽救大姐夫的生命，大姐让我和二姐（同修）为

身体极度虚弱，剧痛难忍，但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意志很坚定，正念也很强。我平时对丈夫的情很重，但在这关键时刻，我毫不犹豫的，也几乎没有任何留恋的对师父说：“我把他交给师父，师父给他的安排是最好的。”

这时我想到师父在法中说：“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坚定一念：“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即使我修炼中有漏，也不归你旧势力管，我有能放下生死的境界，但这不等于承认旧势力的邪恶迫害，求师父为弟子做主。我就不信一个嗓子肿痛还能要了命。”我们继续发正念，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第二天，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房间，我和丈夫同时睡醒了，我们睁开眼睛望向对方，丈夫看见我安然醒来，欣喜的说：“这不没事了吗！这不都闯过来了吗！”此后一个星期，疼痛逐渐减轻，也逐渐消肿，十几天后完全好了。从那以后，我以前每年都会肿痛几天的嗓子再也没疼过。

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们平时很重视认真学法，所以在关键时刻，大法的威力增强了我的正念，使我很快的闯过了病业魔难。

痛定思痛，我向内找反思自己的深刻教训，首先找到了怨恨心、不让人说的心，还有面子心、虚荣心、同修情、求回报的心、不修口、自以为是的心，阿玲突然对我出言不逊，这不正是在帮我提高心性、修我的忍吗？我不但没有利用好这次机会提高心性，反而象常人一样的满腔的怨恨和委屈，这才招来了这场魔难。现在我正在努力的修去自己的怨恨心和不让人说的心，在努力的修忍，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但我会继续努力，精进实修。

就在我身体完全康复时，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神奇的梦，梦中的景象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在梦中，

就是这些不符合修炼人心性的负面思想念头，让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把柄，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病业魔难。当天，我的嗓子开始轻微的肿痛，我没有在意，认为还会和以前消业一样，几天就会好的。修炼二十五年来，我几乎没有遇到过大的病业关，最多就是每年嗓子肿痛几天，牙齿疼几天，通过向内找，发正念，都会好的很快。

到了晚上，我的整个口腔和咽喉都在逐渐形成肿块，剧烈的疼痛。晚上十一点多，我感到厚厚的一大层肿块已经几乎堵满了我的口腔上颚和咽喉，剧痛持续不断的袭来，即使是轻浅的呼吸，都会加剧疼痛。我开始警觉起来，高密度的不停的发正念，清除迫害我身体的旧势力黑手烂鬼。丈夫同修守在我身边，也不停的给我发正念。

大量的痰液开始从肿块处溢出。我想，一定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肿块里的脏东西，干净了就好了。可是，伴随着我用力的吮吸，我感到口腔和咽喉的肿块似乎肿的更大了。这时，脑中一个意念打过来：要小心，如果嗓子再肿大下去，堵住了呼吸道就有生命危险了。我把这个意念告诉了丈夫（同修），丈夫也担心紧张起来，更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不敢丝毫懈怠。连续疼痛折腾了几个小时后，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只能躺着，一边发正念，一边不停的吐痰。这时，一个意念又打过来：万一闯不过去，快把银行存折给你丈夫交代一下。我马上警觉了，这是旧势力黑手在一步步引诱我承认它们的邪恶安排。我坚定的发出一念：我就是坚决不交代，我就是不承认你旧势力的邪恶安排。

这时旧势力黑手又利用我对丈夫同修的情和牵挂，马上又打过来一个意念：你丈夫从小就是个可怜的孤儿，无父无母，也没有家，全靠你给他提供安稳的栖身之处，如果没有了你，他该怎么办？当时旧势力演化的假相给人的感觉，就好象随时面临着生死去留的选择瞬间。此时我的

大姐夫发正念，她还联系了其他同修帮助发正念，清除迫害大姐夫的一切邪恶因素。在家里，大姐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请求师父救度我大姐夫。大姐长时间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对大姐夫的迫害。

按照B医院的规定，ICU患者的护理只能由B医院指定的专职护理员负责，家属不能参与护理工作。大姐夫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家属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大姐每天乘坐地铁，去B医院探望大姐夫。由于B医院离她家较远，大姐每天乘坐地铁的时间要三小时以上。每次探望时，大姐都在大姐夫的耳旁轻轻的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奇迹发生了，在车祸发生后的第五天，大姐夫醒了，苏醒时间远远早于医学专家们的预计。医生、亲朋好友、大姐夫单位的同事和领导无不称奇、赞叹，都说是医学奇迹。但我们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们无限感恩师尊。

大姐夫醒来了，命保住了。但是还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要保住左手，要保住右眼，还要让大脑尽快恢复正常思维。为了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应大姐的要求，大姐夫从ICU被转移到了普通病房。

大姐夫的左上臂骨头断了一截，皮肉缺失一大块，需从其它地方移植一块皮，还要接一段骨头。左臂的手术涉及到骨科手术和外科手术，需要两科室医生的紧密协调和配合。加之正值夏天，气温较高，伤口容易感染。主治医生告诉大姐，大姐夫的左臂手术难度相当大，而且存在失败的风险，要大姐做好思想准备。

基于大姐夫左臂手术的困难，家里有人提出截肢左手，保命要紧。确实是这样，如果采取截肢的办法，大姐夫的手术难度大大降低，手术成功率会大大提高，医疗成本也大大降低。可是大姐没有同意，她坚持要保住大姐夫的左手。

最后，经过医生和家属的多轮沟通，大姐同意了医生提出的医疗方案，做植皮手术，同时在左手上部按一个外支架，在植皮完成后，再做植骨和内固定手术。这个手术难度较大，步骤也多，在多次清创后，最后顺利完成了左手的植皮和外支架安装。

由于护理工作量较大，大姐一个人忙不过来。为此，二姐和我先后来到了B医院，协助大姐一起参与大姐夫的护理工作。在B医院，大姐夫处于重症监护状态，身上连接着不少传感器、病床周围有好几台监测仪器。大姐夫吃饭喝水都要我们喂，大小便都在病床上。

大姐夫在每次手术的过程中，我和大姐、二姐都在手术室外求师父救我大姐夫，同时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和迫害。我们在心里反复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姐夫左臂的手术很成功，接下来的右眼手术也很顺利。对于大姐夫的颅脑损伤和脑梗，医生说现代医学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只能靠患者自身的免疫能力了。

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六月底，大姐夫就出院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师父把我大姐夫救了回来。

三、车祸的深层原因分析

大姐夫的车祸发生后，大家都在探讨事故的原因，以便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从常人的层面看，是由于大姐夫操作不当，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踩，与前面的洒水车相撞，造成了这次事故。而大姐夫的操作不当又是由于他急于赶时间、加之处于早高峰，车辆较多造成的。

但是，从我们修炼人的角度看，就不是这样了。这是另外空间的生命对大姐夫的迫害造成的。大姐夫在一九九九年以前曾经修炼过法轮大法，当时他学法、炼功也很积极。但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大法后，大姐夫

在最后的修炼路上，我要不被乱世所干扰，修出慈悲，用善意和爱心对待所有的人。跳出“私”和人心、人念、人情，一思一念用法来指导自己，学好法，向内找，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还！

站在修炼基点上 闯过病业魔难

文：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我是一九九九年春有幸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四十六岁。借此第二十一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想把自己印象深刻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和各位同修分享，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放下生死 闯过严重病业关

几年前，同修阿玲（化名）遇到了家庭魔难，压力很大，同修们都关心的和阿玲在法上交流，我说：“咱们遇到问题要深刻的向内找，可能还没找到根源。”阿玲马上就炸了，开始用尖刻的话语反驳攻击我，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因为我们平时相处配合的都很好，阿玲可能当时压力大，没守住心性，才这么失态。

我当时勉强忍住了，没有和阿玲发生争执。可回到家，我的怨恨、委屈、不平衡的心，一下子都爆发了，我完全忘记了这是同修给我提供的提高心性的机会，而是愤愤不平的想：我平时对你那么好，总是尽心尽力的帮你，我好心提醒你向内找，你却当着同修们的面讽刺攻击我，真是不知感恩……

许是旧势力安排的干扰我们修炼；也许是师父将计就计的考验。我是太没悟性了，严重的违背了宇宙真、善、忍的特性了，没有做到善，更没做到忍。用人的认识去想自己比别人好，自己比以前做的好，而不是用法来对照自己。

于是我冷静下来，向内找，发现以前总说母亲有嫉妒心、抱怨心，可我不是也成天抱怨自己多照顾了父母却被骂的多而心里不平吗？这不就是自己有嫉妒心、抱怨心吗？母亲不是在表演给我，让我对照自己吗？认识到这一切后，我发自内心的给母亲认了错。

我真是太惭愧了，修炼三十年来，我一直是常人执著于顾虑心之忍，真是修的太差了，距离大法的要求太远了。但我有一个摔倒后绝不退缩的心。于是我又开始背《转法轮》，我知道只有法才能改变我。我又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真正明白了母亲是在帮助我修炼，她天天骂我，不是天大的好事吗？我应该感谢她。

快九十岁高龄的母亲，这么多年来为了帮助我，真是太费心费力了，真是难为她了。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的安排。再想到母亲九十岁的人，每天盼着我去和她炼功，病业关中总能想到师父，每天还要背诵《洪吟》，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对她升起了敬意和感恩之心。

第二天我去母亲家时，她发自内心的说：“你对我这么好，我还这样对待你，我好难受，真是辛苦你了！”我跟母亲说：“不辛苦，都是应该的。一切矛盾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去掉各种执著心，为了我们提高的。我们都要谢谢师父，听师父的话。”这让我深深的感恩师父的慈悲伟大。都是我自己没做好，是师父的法让我们都走出了这母女情关。不是说母亲感谢了我，我心里就高兴了，而是我们都走出了怨恨、嫉妒、瞧不起对方、爱听好话等等执著，放下了母女情，生出的是爱意和善心。

在修炼上就逐渐懈怠了，虽然有大姐的督促和劝导，可是收效甚微。

我们悟到修炼是不能强迫的，不能采取任何强制的手段让别人修炼，只能劝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姐夫在修炼上越来越懈怠，心性下滑的越来越远，逐渐的把自己混同于常人，甚至还参与了炒股。

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必须完成自己立下的誓约。一旦心性降到常人的层次上，以前欠的业债就得自己全部承担。由于大姐夫没有在修炼上严格要求自己，懈怠了，心性降到了常人的层次，那么常人的生命也是安排好的了，致命车祸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才是发生这次车祸的深层原因。

四、理性对待尚未真正修炼的人的治病问题

根据B医院责任医生的安排，大姐夫左臂外支架手术结束后，要等待至少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拆除外支架，同时做左臂的内固定手术。责任医生介绍，对于大姐夫的大脑康复，现在医学采用较多的是高压氧疗法。当时正值三伏天，天气炎热，伤口容易感染，所以我们把大姐夫送到离家较近的一家康复医院（以下简称C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大姐夫是躺着从B医院转运到C医院的，在C医院的康复治疗比较顺利。一个月后，大姐夫就可以坐轮椅活动了。大姐很高兴，又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要把大姐夫接回家里。她说：“家里能量场大，更有利于康复。”这个建议遭到她儿子的反对，而且大姐夫自己也不同意。但是大姐一再坚持，大家只好同意她的意见，把大姐夫接回了家里。

回到家里，大姐夫心里很激动，也很高兴。开始的几天，一切正常。可是没过几天，大姐夫的左臂出现了严重的感染。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把大姐夫送回C医院，在那里继续康复治疗。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们悟到：姐夫尚未真正开始修炼，我们现在就用超出他承受能力的高标准来对待他是不合适的。如果大姐夫已经真正修炼，而且正念很强的话，他是可以不去医院治疗，可以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和对待这一切，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修炼心性、提高层次的事情了。大姐夫以前修炼过，但是他现在已经掉下去了，在他真正返回修炼之前，只能用常人的标准要求他，还得用常人的方法来解决他的治病问题。

师父把我大姐夫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师父的承受我们无法想象。这种车祸，对人来说是天大的灾难。可是在高于常人的层面上看，这场车祸对于大姐夫来说，何尝不是一个天大的机缘呢？一九九九年以后，大姐一直在督促他，建议他从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们要充份利用这次机会，让大姐夫认识到人世间的无常，金钱地位的虚幻，他自己的真正使命，从而从新开始修炼，返回他自己真正的家园。只有让大姐夫从新走向大法修炼，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才能对的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五、進一步修去“执著自我心”

在护理大姐夫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大姐夫的头部受到了严重撞击，大脑受到了创伤，出现了严重的认知障碍。主要表现为言不达意，对于他自己要表达的事物，找不出准确的词汇。比如，他把自己的身体说成是飞机，把左臂的外支架说成是牙齿……

他虽然能认识我们，但是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称呼却是一塌糊涂，他把我和他的弟弟混为一谈，把大姐和他的母亲称呼互换……更难的是，他这种对事物的表达和对我们的称呼是随机的，所以很难掌握他的规律，

每次又后悔不已。直到这次同样的矛盾又出现时，我打坐中在师父的点化下，才彻底转变了观念，心性得到了提升，走出了这一魔难。

因为哥哥姐姐年长我几岁，姐姐身体又不好，再加上我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在任何事情上都应该做好，更何况是照顾自己的父母，所以自然照顾父母的事就落在了我的身上。虽然父母家中也请有保姆，但母亲很依赖我，家中的事事无巨细以及她同事、亲戚、朋友的事都要我去联系。

母亲性格要强，任何事都要她说了算，总是说：“你们从小拉扯大，好不容易。”还时常因为我照顾了父亲而被她骂，因而我总是用人心去抱怨：“自古都是骂不孝之子，哪有骂孝顺父亲的？”但是母亲因对我父亲长期的不满和怨恨，只要我对父亲有一点点维护和照顾，都会引起她的嫉妒和吵骂。这样一来，我无论怎么对母亲好，怎么做她都不满意，很是抱怨，甚至几次半夜不断打电话骂我，造成我心中不平衡，用人的理去想问题。而父亲却完全不同，每次我为他做了什么，他总是说：“辛苦你了，谢谢你了，你是最小的一个，却承担了这么多。”听的我心里感到很温暖。这不是明显的爱听好话的心吗？我完全没有认识到母亲是面镜子，是在帮助我修炼。

师父说：“修炼就得在这魔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著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转法轮》）师父的法理白言白，并且我都能背下来，可我的人心却放不下。现在我认识到自己还是没有真正学法得法，没有做到真修实修。

直到最近一次，又与母亲发生矛盾时，我又认为自己是为她好，用自己的认识去强加于她。在矛盾即将爆发的时候，我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这个关一直没过好，师父正在看着我呢！我真的想到这也许是自己以前欠的债；也

天天硬朗起来，特别是看见我母亲九十岁高龄了，还一天天长出黑发，她真是感叹不止。她也是主动提出要学功、听法，每天坚持炼功听法，回家休息时也不间断。

第七个阿姨更神奇，来的第一天就提出要学功，让她出去散步都不愿意。于是我也打消顾虑，第一天就给她讲真相，教她炼功。每天炼完功她都要说：“这个功太好了，炼了真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父好。”

她也只有小学文化，可悟性一点不差，每天也要跟着听师父的讲法，一天下来精神都非常好。前天她突然给我说：“我想起来了，我父母、姐姐都炼这个功！”我知道这些有缘人都是师父安排来得法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弟子非常感恩师父让我在照顾母亲的同时能助师正法救人。

这其中，还有两个来了半天的阿姨，我都抓紧时间给她们讲真相，让她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当然这一切中我也时时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用实际行动告诉她们“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转变人的观念，心性得到提升

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从小受到母亲的宠爱，但也没少挨她的打。我们母女之间的情很重，正是这重重的母女情，造成了我们之间的修炼魔难重重，考验重重。这几年在照顾父母的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心性魔炼，摔摔打打中走到了今天。

我也曾曝光了怨恨心、妒嫉心、抱怨心、不能被人说的心等等执著，但总是去不彻底，就象洋葱一样去了一层，又是一层。我刚下定决心下次遇到考验时一定要守住心性，可是不行，矛盾来了，那真是不触及到心灵不算数，让人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于是又魔性大发，甚至忍不住给哥哥姐姐哭诉，完全用人心、人念、人情对待问题，不修口，

这样他说出的话，要表达的意思，我们根本理解不了，都需要我们去猜。

医生与大姐夫交流，询问病情，他也是答非所问，让医生茫然不知所云。好在有我们在场，都能给医生满意的回复。可是在我们的日常护理过程中，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猜对了他要表达的意思，按照他的意思做了，还好一点；如果我们猜错了，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做，他就会大发脾气，毫不客气的把我们大骂一通。

开始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心想，几十年了，还没有谁这样指着鼻子骂过我。在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警察折磨我，我也没有这么难受过。在那种环境中，我可以表达我的不屈不挠。在单位，在家里，在老家，在我的亲朋好友中，有的人藐视我，说我各种各样的坏话，有人还转达给我，我也是一笑了之。因为他们没有当着我的面侮辱我，所以我就不在乎。

现在我面对的是自己的大姐夫，他对我是面对面的指责和谩骂。一次、两次还行，次数多了，我真是难受极了。可是，我又不能说他什么，也无法解释，因为越解释越乱。不仅如此，我还得想方设法解决他的问题。我的心真是翻江倒海，太难受了。

我一度想到了逃避，回家去，不再参与大姐夫的护理了，让别人来护理吧。可是仔细想想，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大姐夫只有一个独生子，外甥和外甥媳妇都有工作；有几个弟弟和妹妹，但他们也是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同样，我们这边的弟弟妹妹也都在上班，没有时间来做护理。我刚退休，时间没问题，又是男性，护理大姐夫比女性更为方便。这样说来，我倒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反观自己，因为大姐夫无意的谩骂就受不了了，就要临阵逃脱，只顾自己的感受，没有考虑到大姐夫的处境

和需求，我真是太自私了，与师父对弟子的要求相差何等之远啊，真是惭愧！冷静下来，我意识到一定是自己的哪个执著心被触及到了，要去这个执著心。

我查找自己的内心，首先找到的是不能被别人说，有一说就炸的心。我以前跟大姐和二姐交流过，她们都说我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每当说我时，我虽然没有反驳，但明显表示出不服气、不接受。十多年过去了，事实表明我这颗心一直没有真正去掉。现在师父通过这种方式，让我直接面对自己这颗肮脏的执著心，如果再去掉这颗心，我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必须修去这个“不能被人说”的心。

再深入向内找，我为什么不能被人说呢？发现背后有认为自己了不起的心、高高在上的心、看不起别人的心、自以为是、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不同的意见等，这都是执著于自我的表现，都是私心。我必须去掉这些执著心，彻底去掉它们。

如今，我能自觉、主动的从大姐夫的角度对待他的要求，我能准确的猜到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了。我们现在相处的很融洽，大姐夫对我的护理也越来越认可。

六、用善意和爱心帮助大姐夫从新走回修炼路

大姐夫苏醒后，由于大脑伤势较重，所以对自己所发生的车祸一点记忆都没有。单位领导、同事来看他，他还兴致勃勃的表示要尽快回单位工作。他还告诉我们，他要一如既往的多多挣钱，要为自己的儿子、孙子、孙女美好的未来做贡献，自己还要过幸福美好的生活……

对此，我们深感忧虑。师父救下大姐夫的生命，绝不是为了让他过常人的幸福生活，而是为了修炼的，他必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神圣的誓约。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我们参与了此事，表明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家务事后，她主动端坐着听法。每次炼完功后，阿姨都要很虔诚的说：“谢谢师父！”直到因为她家中有事辞工。阿姨走时，我送了她一个装有师父讲法的播放器，让她能够回家继续听法、炼功。阿姨不识字，但悟性很高，不懂的爱问，知道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炼功后阿姨的变化很大，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年轻了十岁，皮肤变的又白又红，她的脸上每天都挂着愉快的笑容。

第四个阿姨来我家时，我母亲因为我父亲的离世，身体很虚弱，坐在轮椅上。那时我母亲每天还是坚持听师父的讲法。

这个阿姨来时，满脑子都是中共邪党灌输的谎言，最初给她讲真相时，她还有点抵触。通过讲真相，特别是亲眼见证我母亲听法后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这个阿姨也主动提出要学功，很快学会了五套功法。每天也是认真听法，天天都说：“大法好。”休息天回家时，还给邻里说：“我在炼法轮功，法轮功好，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我真为她明真相得法而高兴。

第五个阿姨是信基督教的。来到我家后听说我们修炼法轮功，她非常高兴，她说知道法轮功好。她有一个好朋友，一家人都炼法轮功，好朋友以前是一个性格很强势的女人，修炼后变成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人，但两口子被中共迫害，现在都被关在监狱里。

但这个阿姨又听了许多邪党灌输的谎言，所以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我给她讲真相，给她看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她彻底明白了。离开我家时，她高兴的带上《转法轮》，说“回去后一定好好学”。

第六个阿姨也是信基督教的。我只是给她讲了真相，并帮她做了三退，我没有多说什么。她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又亲眼见证了我母亲通过坐着炼功和听师父的讲法，人一

在母亲家得法的阿姨们

文：大陆大法弟子 清莲

【明慧网】借第二十一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讲一讲在母亲家修炼的故事，把近段时间的修炼认识和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

在母亲家得法的阿姨们

近几年，因为我母亲年事已高，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前前后后请了近十个阿姨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因受无神论的毒害，母亲的认知长期在祛病健身的基础上，所以她一直说自己是一个“练功人”，不是修炼人，但心中一直知道“师父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前几年，母亲眼睛好时还抄《转法轮》，她常说那是她最快乐的日子。后来眼睛不好了，母亲就背《洪吟》。母亲耳朵也不好，但很神奇的是，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炼功音乐开大声音她都能听见。因而进进出出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而且几个阿姨都得法修炼了。

前面的两个阿姨通过讲真相，明白了大法好，并且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第三个阿姨没有文化，一个字都不识，但几次见证了我父母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如我母亲多次摔倒，都有师父保护而没伤着骨头；中共病毒疫情时母亲高烧，未进医院，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后痊愈）的神奇后，从开始的一见我父母身体不好就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给我父母听，到后来主动坐着一起听，再到见我和母亲炼功时，主动一起学炼动功。当全套动功做下来后，她很高兴的说：“这个能学会，能学会。”

第三个阿姨开始每天与我们一起炼功。每天早上做完

大姐夫工作成绩突出，在单位深受领导器重，所以他很自负，难以接受别人的意见，更不会接受任何强制的方式和方法。如何打开他的心结，消除他的疑虑，让他真正走向修炼中来，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慢慢的把这次致命车祸的真相和抢救过程告诉了大姐夫，也把我们求师父救他的细节告诉了他，加之其他人的佐证，大姐夫终于知道了车祸的严重成度，知道了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我们告诉他，如果师父不救你，你就没命了。如果命都没了，有钱有什么用？你还能回单位工作吗？还能照料你的子孙后代吗……大姐夫毕竟曾经修炼过，根基还在，经过深思熟虑，他终于同意学法修炼。

为了让大姐夫尽快走向修炼大法的路，我们知道引导大姐夫学好法是第一位的，我们首先让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开始的时候，他听的还好，后来发现他在听师父讲法的时候睡着了。我们认为这种状态可能与他脑袋受伤有关，也许师父在清理他的大脑。

再后来，我们发现情况不对，每次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时，大姐夫都睡着了，这明显是邪恶的干扰和迫害，不让大姐夫学法。为此，我们除了发正念清除邪恶外，也要改变他的学法方式。为此，我、大姐、大姐夫组成了学法小组，一起学法，每天学一讲《转法轮》，我和大姐念，大姐夫听。但是在我们学法的中途，大姐夫又睡觉了，我们挺着急，怎么办呢？为解决大姐夫学法睡觉的问题，大姐与大姐夫做了深入的交流，指出学法时睡觉是对师父和大法的不敬，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行为，必须改正。

同时，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问题。要求每天学一讲《转法轮》，超出了大姐夫的承受能力，也是没有为他着想。为此，我们再次调整学法的方式，当我们学完几段师父的讲法后，就询问大姐夫，是否还可以接着学。如果他说还可以接着

学，我们就继续学；如果他说累了，要休息，我们就停下来。下次学的时候，从上次停下来的地方接着学。这样一来，效果挺好的。现在大姐夫学法的积极性挺高，有时还督促我们抓紧学法。

现在大姐夫的身体康复的越来越好了。从最初的昏迷，经历了在床上大小便，靠别人喂饭吃、喂水喝，坐轮椅等等，到现在他能自理了。

大姐和大姐夫万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在此，弟子代表我们全家人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开办幼儿园 让家长孩子们都明真相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和同修们一起进京上访回来，单位给我们办了十天洗脑班，还逼我们写不修炼的保证书。我不写。他们就把我丈夫找来劝我，我哭着说：“我不能写。”领导一看没办法了，就让我回去上班了。

单位又扣发了我们的工资序号（工资级别）。当时我想：不能让他们随便就给我们扣发工资序号。我找同修说：“咱们去找他们。”同修说：“不能去，要是问你还炼不炼你咋说？”我说：“他们不能问。”同修不去，我就自己去，从单位找到科室、找到公司，然后又到“六一零”，跟他们讲了我为什么上北京、法轮大法怎么好和我修大法以后身心的变化。最后单位科长说：“是你们所长报上来的。”我就去给所长讲真相，所长听明白了后说：“我去找科长说，不算你是旷工，算你是修年假。”过一段时间，我的工资恢复正常了。

去年春天，我被绑架到派出所，警察骗我说（其他大法弟子）都写“三书”了，就你没写。我义正词严的说：“谁写我也不写。”我大声讲真相，后来一屋子警察都走了。最后，所长说：“不写，你就回家吧，好，你就在家炼吧！”让两个年轻警察送我回家。下车后，他俩要上楼，我大喝：“你俩站下！”他们走后，我向内找，自己对警察有恨心，给他们讲真相缺少慈悲，还有争斗心、怨恨心，做的好时，还有显示心、欢喜心、不平衡的心等。

回家后，我抓紧时间学法，该出去讲真相就出去讲真相，有慈悲伟大的师父领航和加持，啥也挡不住弟子跟随师父前行的脚步！

三、师父赐给我家一个可爱的宝宝

我的儿媳胖，胖人不容易怀孕，去医院花钱治也不见效，结婚十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儿媳攒了十几万元钱想去外地做试管婴儿。结果疫情爆发，儿媳一拖再拖，又耽搁了几年。疫情解封后，她和儿子从外地回来。儿媳想求大法师父赐予一个宝宝，她给大法师父敬香，洗好水果，恭恭敬敬在师父法像前，虔诚的给大法师父磕头。

她回家不到三个月，喜讯传来：儿媳怀孕了。前年，三十七岁的儿媳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儿。儿媳感激大法师父赐予的宝贝女儿，感激大法师父改变她的命运，让她的人生喜从天降。儿媳的母亲、姐姐都兴高采烈的，比过年还激动！

儿媳生小孩儿，也不用我去外地给他们帮忙带孩子。亲家母主动去照顾儿媳和小孙女。我是修炼人，也得关心儿媳，我就把自己积攒的一万块钱给了儿媳，儿媳很高兴。

师父赐予了大法弟子修炼大法坚定的心！再次感恩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

接一个的挂条幅，所有的条幅都挂到高处，我们才往回返。有几个“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忍”等内容的大条幅挂出去很长时间，也没有人动。有一个大条幅挂到铁路边的大树上，半年多了，一直挂着，从这里过的人远远的就看到了。

非法跟踪、蹲坑，挡不住我出去讲真相的脚步。前两年，本地同修大多数被非法跟踪，有的被车跟踪，有的被几个人跟踪。我讲真相没有“敏感日”，想啥时出去就啥时出去，什么警察跟踪、蹲坑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心里没有这些概念，我也不归他们管，我归师父管。我几点出门，去哪里学法，警察都知道，但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在师父加持下，正念正行。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很精进，学法小组一直没停，同修比学比修，我们助师证实法的脚步也一直没有停。

有时我被绑架，回家学法一、两天，又出去讲真相。二零二二年夏季的一天，我和同修约好去讲真相，刚走出家门，就被两个警察绑架到派出所。问我为啥炼法轮功？我告诉他们，我一身的病，炼法轮功都炼好了。他们让我信别的，我说：“教会、佛、观音都信了，也没好，我炼法轮功才获新生的。做人不能昧良心，我不能签字，不能写‘三书’。”

警察把三退名单和我的手机都拿走了，说是要去核实。在师父加持下，我发出一念：你拿去也白拿，核实不了，三退名单得给我，那是救人的。我求师父加持弟子强大的正念，求师父给我智慧，不能让他们发现手机里的同修交流体会等。我高密度发正念，警察心慌，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手机和三退名单归还给我。中午，警察让我吃饭、喝水，我说：“我不吃，回家喝水去。”我心中坚定了一念，师父给我演化病业假相，派出所打电话让孩子接我回家了。我回家后，学了一、两天法，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

幼儿园里的朗读声

下岗失业后，我自己开了一所幼儿园。我利用工作之便，在幼儿园里给接触到的家长讲真相，我和小阿姨都是大法弟子，我俩配合默契，园内有着强大的正念之场，只要是来幼儿园的家长，不管入园还是不入园，我们都是一边介绍幼儿园的情况，一边讲真相，有的家长说：“我知道你们是学法轮功的，才放心把孩子送过来的。”也有的一听是学法轮功的，就找个借口走了。不管怎样，我们尽量给人呈现真相，我们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我们本身就代表大法弟子的形像。

我们用真、善、忍的理念教育孩子，用慈悲心、爱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和家长。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教育，给他们讲传统文化故事，看修炼故事片，教孩子们念师父的《洪吟》和传统的《三字经》、《弟子规》等，每天上课前，孩子们都起立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幼儿园大门外经常有家长听到，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幼儿园里气氛非常祥和。

中午有的孩子不睡午觉，他们看到我发正念，他们也把小腿一盘，学着我的样子立掌。有时候我也教他们炼功、听大法歌曲。有的家长见面时，还笑着和我学孩子在家盘腿打坐的样子。为了进一步让家长了解真相，我就把真相小册子、台历装在孩子的书包里带回家给家长们看。我们还把真相护身符、挂坠给孩子们戴在脖子上。有时我就想：这幼儿园就应该叫明慧幼儿园。

我们做对了

有一天周日我休息，家长们打电话告诉我，说“六一零”的人到家里问：“你们孩子的老师炼法轮功，你们知道吗？教你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把孩子送去你放

心吗？”一位家长说：“我们特别放心，幼儿园老师都很善良，她们教的好，吃的好，环境也好，离家还近，谁能不送？”另一个家长说：“你们尽整些没有用的事，电线杆子上都贴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谁不知道，我们也不是傻子，一家一个宝贝，不好，能把孩子送去吗？”“六一零”的人说：“是上边让来的，是外地来抓人，我们不管。”

之后，几个家长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明天幼儿园别开了，他们要来抓人了。我告诉他们：“没事，明天正常开园。”放下电话，我脑子里迅速过滤一遍所有的家长，是谁告的呢？我马上给小阿姨打电话，我们俩坐下来发正念，我开始向内找：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怎么出这事了呢？我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己的心，不理智，有的家长听真相只是表面应付，真相没讲到位。晚上，我又发了很长时间正念，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和师父说：“我不能关园，关园了，这些孩子怎么办？”我这样一想，立刻全身充满了正的能量。

第二天，我正常开园，象往常一样忙碌着。我出去关大门，大门外有些家长围着在议论纷纷。我说：“你们怎么都没走啊？”他们说：“我们在这看着，警察来了我们不让他们进去，别吓着我们的孩子。”“我们都保护你！”瞬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的眼泪流出来了：多好的家长啊！他们摆放了自己的位置。

一上午忙着教孩子，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没有警察的动静。我和小阿姨说，我们应该去找“六一零”和他们讲真相，他们不明真相，别让他们干坏事对大法犯罪。师父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师父的法给了我们强大的正念，我俩放下了怕心。

系好后，树枝弹起来，条幅悬在高空中，游客看了也很震撼。在旅游景点挂条幅，在另外空间也震慑了邪恶因素。

后来被警察看见了，我们出来时，车被拦住了，警察要搜查。在这关键时刻，只有信师信法才能化险为夷，就会得到师父的加持。我在心里求师父保护弟子，我不能被迫害，不能停下助师世间行的脚步。结果剩下的条幅和真相册子他们一样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翻到，我们的车平安出去了。在师父加持下，我又顺利的把条幅挂到了别处。

我有两个竹竿连接在一起，能把条幅挂到很高的大树上，我和同修配合，黑夜挂大条幅，那些年挂了很多大条幅。有时女儿开车送我挂条幅，有时儿子开车陪我一路挂条幅。我不但在本地挂，去外地串门，我都带着“法轮大法好”等内容的小条幅。

这么多年来，只要和同修约好出去讲真相或挂条幅，顶风冒雪也挡不住我和同修互相配合助师证实法的脚步。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尺多深的大雪，我和同修顶着寒风出去挂大条幅，我俩晚上八点出去，在北方的隆冬，在一尺多厚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我俩挂了几十个大条幅。当时没觉的寒冷，可是回到家中后，我用手摸门，门是热乎乎的，摸墙，墙也是热乎乎的，这时才发觉自己全身都冻透了。看看表，快半夜十二点了，赶紧盘腿发正念。

有几次在夏夜里和同修出去挂大条幅，途中，突然天降大雨，我们也不退缩，也不回家，带了多少大条幅，我们顶着风雨挂多少大条幅。雨“哗哗”的从头顶往下浇，雨顺着脸往下淌，每个人都被浇成了落汤鸡，鞋子里也灌满了雨水。条幅不怕雨浇，天晴就自然干了，风一吹，照样在大树上飘扬。只要能助师证实法，只要能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雨浇湿了衣服，这点苦算什么？！我们依然乐呵呵的，没有一个打退堂鼓要回家求安逸的。我们一个

我乐呵呵的出去讲真相，人们问我多大岁数，我如实相告，他们都不相信我七十五岁了。一次坐公交车，我和一个小伙子坐一起。我给他讲真相，他问我多大岁数了，当知道我七十多岁时，他很吃惊，说：“你走路上车真利索。”言外之意是说我根本就不象年过七旬的人。小伙子在我身上见证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奇迹，高高兴兴“三退”。一次，一个警察用手抓着我的胳膊问：“你身体咋这么好呢？”我笑着告诉他：“学大法学的。”他说：“你不是虚胖，你胳膊上全是肌肉。”

一天早晨出门，碰到一个便衣，我问他在哪儿工作？他开玩笑说是打工的。我走过去，又返回来：“孩子，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是党、团、队员吗？” he 说是，我劝他三退，他问为啥退？我给他讲真相，他拿出手机，让我看他穿警服的照片。我拍拍他肩膀：“千万别迫害法轮功。”他说：“你走吧，我不想抓你。”

我出去讲真相时，很多人看到我修炼法轮大法比实际年龄年轻，愿意听真相，也愿意“三退”。去年，我给一个女士讲真相。她三退后，拽着我的手，诚心诚意的邀请我去她家吃饺子，我婉言谢绝了。今年夏天，我们又碰面了，她认出我，非常高兴，叮咛我别走，她还想和我聊天，还想听我讲法轮大法的美好。

我走到哪里，都不忘兑现和师父签的誓约。一次，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陪伴我去旅游景点。我心里想：出去旅游也不能耽误做证实法的大事，如果只贪图享乐去旅游景点欣赏美景，这一天就白过了，就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出去旅游也不能挡住我助师救人的脚步。

我提前准备好条幅，长柄雨伞。到了旅游景点，姑爷跟我一起挂条幅。他举起雨伞，用伞把儿上的弯钩把树枝勾弯，再伸出另一只手拽住树枝。我抬脚往树枝上系条幅，

这时我丈夫来了，听说我俩要去找“六一零”，他说：“你们俩先别去，吃过午饭我去找他们，然后你们再去。”我丈夫没有修炼，但他很相信大法好，这些年看到我修大法后身心的变化，特别支持我，每到关键时刻他都站出来维护大法，保护我。

丈夫找到“六一零”头子，问他们：“你们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们，要是把我家幼儿园搅黄了、把我妻子抓起来，我和你们没完，你们不叫我过好日子，你们也别想好，你们今天抓这个，明天抓那个，以为这些人好欺负，我可没炼法轮功，不信你就等着。”那个“六一零”头子喊着我丈夫的名字，说：“你别生气，是有人举报你妻子，我们也不愿意管，都是上边来抓人。”我丈夫严厉的说：“别跟我来那一套，上边谁认识这些人，都是你们干的。”“六一零”的头子说：“别生气，回去和你妻子说注意点，说这次我给你搪着，下次再有这事我可保不了。”

这边我和小阿姨找到举报我们的人，他是某公司保卫处的一个人，他不明真相，一直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我给他讲了善恶有报的理。他说，他邻居的孩子在我们幼儿园，回家天天都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说是幼儿园的老师教的。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怎么好，讲了许多真相。他听明白了真相，很不好意思，一直不敢抬眼看我，表示不会再管这事了。

我们又走访孩子家长，进一步讲了真相，说明为什么给孩子戴真相护身符。一个家长说：“只要对孩子好就行。”有一个家长说：“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把护身符拿下来，孩子不听，把护身符弄湿了，那不是不敬吗？”我听了真高兴，家长都明白了真相。家访回来，我的心情也无比喜悦。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做对了。

我们通过走访发现，真的还有些家长不太明白真相。如果不发生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这么挨家讲真相。

在师父的保护下，在我们强大的正念下，解体了这场邪恶的安排。

有位小学一年级的老师说：“我们都爱收你们幼儿园的孩子，品质好，不打架、不骂人，学习还好。你把要上学的孩子名字给我呗。”她想教我们幼儿园的孩子。

我很欣慰，是大法的洪大法理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十几年的幼儿教育，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在幼小的心灵深处种下了真善忍的种子。

放下利益心 承担更大的责任

随着幼儿园的孩子越来越多，也使我每天越来越忙，学法时间就少了。托管费也比以前涨了不少，我的利益心也随之出来了。同修看到了我的心，来和我交流，让我放下利益心，承担起当地的协调工作。开始我有些放不下利益之心，不愿接受。

同修和我一起学师父的经文：“我告诉你们早期的大法弟子、历史上和我结过缘的，或者是随师父来的，你们个个都算上，要想在常人社会中做点什么，你们个个都是亿万富翁，你们个个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名人，你们个个都是很高阶层的人。你们今生来当了大法弟子，那些都放弃了。你们要想发财，你们早就能发财，不要再为一点小利毁了自己生命的夙愿。”（《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

我惊醒了，认识到了自己的利益之心。最终我放下了幼儿园，承担起我们片区的协调人工作，并开了一朵小花。

二零零四年，我地一位同修因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在营救被迫害的同修过程中，我和本地同修整体配合，多次

长期不做救人的事，有的花点真相币就满足了，有的甚至连真相币都不敢花，把儿女亲情摆在第一位，把师父的一次次慈悲点化也当成儿戏。还有的同修把钱财看的比命都重要，为了钱财渐渐不修了。如果修炼人被儿女亲情所拖累，被名、利、情拖累，毁在人间，不但会害了儿女，也毁了自己所代表的天体大穹的芸芸众生。

我心里坚定一念：我的生命是为大法来的，我的生命是为兑现和师父签的誓约而来的，不能被儿女亲情拽着，不能迷失在红尘之中。大法赋予了我这坚如磐石的正念，弟子走正了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师父就加持弟子正念正行。我出去讲真相、助师救人，孩子们没有任何怨言。儿媳生小孩儿，也不牵扯我的精力。女儿再忙，也不用我帮着带孩子。二十多年来，儿子、女儿都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儿子每次回来，都买最好的水果敬师父，女儿也买水果敬师父。孩子们不但大力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儿子、女儿、女婿有时还帮助我做一些助师证实法的善事。

在师父加持下，讲真相已经融入我的日常生活中。一次，儿子带我去他的一个好朋友家吃饭，我讲真相，儿子不但没有阻拦，还高兴的说：“妈，你别说，我说。”儿子给他的好朋友讲真相，还劝他说：“退了吧，退了，干啥都顺利。”儿子的朋友“三退”后，举着拳头高喊：“我退党啦！我退党了。”他的喊声从屋里传到屋外。他不但自己退，还让我帮着给他媳妇和女儿“三退。”全家人明白真相“三退”后，我又送给他们一本《天赐洪福》，让他们一家人进一步了解大法的真相。以前他家养猪，最多时一年才挣二十多万，有时还赔很多钱。他们一家人三退，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后，福报临门。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家就挣了一百多万。我儿子从外地回来，他要请我儿子吃饭。他高兴的说：“不吃不行，我今年挣了一百多万。”

好事，是师父给弟子净化身体呢！结果，流完鼻血后，我的头脑更轻松更清醒了。

丈夫在世时，打伤了我的腿，腿上留下一个象鸡蛋一样大的硬包。修炼法轮功后，我开始盘腿时，腿上长硬包的地方格外的疼，盘腿时疼的全身都颤抖，我也不把腿搬下来，用带子把腿绑上，绑了半年多。再疼，我也忍着、挺着，苦、疼痛和艰难都挡不住我随师返本归真的脚步。我一分一秒的坚持着，一分一秒的忍着，每分钟都格外的漫长，但是我心中有大法，有师父赋予弟子象金刚一样坚定的正念。我的心一横，师父给了弟子第二次生命，师父要弟子忍苦精進，我听师父的话，就是不把腿拿下来。承受到极点时，我就一遍遍的背《洪吟》中的〈苦其心志〉。师父为弟子承受那么多，师父不要我们任何回报，只盼我们有一颗精進的心，盼我们能有金刚志！

腿越疼越坚持，腿越疼越盘。修炼就象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我一分一秒的坚持着往前闯关。盘腿结束后才发现，结印时因为疼痛难忍，我拼命的坚持着、忍着，不知何时，我一手的大拇指指甲按进另一只手的大拇指甲下面，在那个大拇指甲的下面抠出了一个血口子，自己当时都没察觉，也不知道疼，盘腿结束后，才感觉到疼。

师父看到我有一颗坚修大法的心，给我净化了身体，我上楼、走路和干活，身体都无病一身轻。我今年七十五岁了，很多人都说我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许多。女儿说我修大法，给他们带来很多好处，我身体好，啥活都能干，还不用他们为我操心。他们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都得到了福报，生意都很兴旺。

二、啥也挡不住我助师救人的脚步

我们身边有的同修去外地给儿女们看小孩，脱离整体，

去派出所讲真相，到公安局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往看守所里打电话、写信，最终看守所让我们三位同修会见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给同修增添正念。

记的我们第一次带着家属到公安局去讲真相时，当时气氛非常紧张，警察叫嚣着要把我们都抓起来。我们没有惧怕，慈悲的给他们讲真相。同修的母亲八十多岁了，和我们配合的很好。后来那个派出所所长说：“我尽量帮你们。”

到开庭的时候，警察放出话来：“法轮功的人来一个抓一个。”那天现场气氛非常紧张，有很多便衣警察，许多同修都前来在法庭外近距离发正念。我们几名同修和家属智慧的进了法庭。当被迫害的同修被带入法庭看到我们时，立刻挺直了腰板，精神起来了，他不卑不亢的讲述大法弟子的善良和中共的邪恶，在法庭上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

同时，我们也记住了举报人的名字，之后我们把他的恶行做成传单，和真相册子一同在举报人的村庄散发，曝光其恶行，同时让不明真相的人们了解真相。

回顾二十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我感慨万千，是师尊的无量慈悲看护着弟子走到了今天。过程中，有过艰险，有过挫折，有过退缩，有过喜悦，有过证实法的辉煌，也有和同修之间的间隔。随着整体修炼的升华，我会不断的归正自己，反迫害讲真相，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我都会义无反顾。

坚定正念助师正法多救人

文：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

【明慧网】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好！

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患有心脏病、类风湿、肾炎、股骨头坏死、颈椎疼、耳朵流脓、鼻子出血等多种疾病，从头到脚，全身都是病，是一个“病篓子”。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在中共统治下的这个世风日下的大染缸里，法轮大法不断提升我的道德水准，把我从一个自私的人变成一个能为他人付出、不求回报的善良好人。

一、身体过关中 坚定修炼意志

我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变成一个健健康康的好人，儿子和女儿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因为儿子和女儿心里明白：是法轮大法给了他们母亲第二次生命，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他们的母亲早就不在人世了。

修炼法轮功后，我过了几次病业关，每次都不用打针吃药，很快都能闯过来，孩子们也一次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在平房居住时，有一次，我的腰部出现了“蛇盘疮”的症状，都要“扣头”了，民间说蛇盘疮两头相扣，人有生命危险。我心里也不害怕，没告诉女儿和儿子，自己洗衣、做饭，自己收拾房间，自己的事自己做。当时疼的钻心，象钢针扎的一样，我学法炼功不耽误，不把自己当病人。可是，弯腰把地上的锅端起来时，真是剧痛难忍，我咬着牙，忍着剧痛，才能把锅端起来。

这也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疼，我也不当病人，不

让儿女伺候；疼，也要自己弯腰端起锅来，自己做一日三餐。如果让人端水端饭的伺候，这就错了：一是把自己当成病人了，二是不相信师父和大法，说严重一点，就是在这方面没有真修、实修。在修炼的路上，表面上看让人伺候几天是小事，可是修炼是严肃的，让人伺候自己就是误在人这一层次中了，在修炼这条路上心性没得到提高。

我忍着疼痛，在心里想：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我早都是死人一个，这点儿疼、这点苦，怎么能挡住真修的大法弟子精進的脚步呢？结果，十几天就好了，当时误认为是消业，被动的承受了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如果转变观念，可能几个小时或坚定的一念，“蛇盘疮”症状就解体了。

还有一次发高烧，我全身烧的象火炭一样热，自己连穿衣服的力气都没有，眼睛也睁不开了，全身疼痛，每秒都忍受着煎熬。儿子知道我能闯过去，不说一句抱怨师父和大法的话，可是他不修炼，心疼母亲，急的走来走去的。后来，他倒了一大杯加糖加醋的水端给我说：“妈，你喝点儿吧！甜酸的。”师父就在身边，怕啥呀！我对儿子说：“放那儿吧，我明天好了喝。”

这次，我不被动的承受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了，我不但对儿子说第二天早晨好，还在心中坚定了这一正念，师父就帮助弟子消去了这些黑色物质。第二天早晨，“发烧”的现象消失了，我全身轻飘飘的，身心舒畅，我就起床做早饭了。儿子见状，十分的惊喜，又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这时，为我担心了一夜的弟媳早早来到我家，看我好了，高兴的说：“大姐，你昨天吓死人了，昨天你的脸和嘴唇都是青紫色。你昨天那么吓人，今天早晨能做饭了，太好了。”弟媳高兴的合不拢嘴。

有几天流鼻血，我也天天出去讲真相。我想：这都是